

被轻折的生命

市实验学校九(9)班 陈俏羽

一个三面靠山、一面靠海的小渔村,是我打小生活的地方。

在中国版图的小角落里,因为地处偏远,这里的事物迄今大都保留着古朴和恬静的味道。山海相接,海风无时无刻不轻抚着大山,我们可以说是居住在山上的,石屋就在郁郁青山中默默地卧着。它们多是团聚在一起的,由大自然的本色堆砌而成,墙面却并非突兀不平,石屋的每一块石块都好像是默契地彼此配合,在历经数百年后,棱角越发分明,显出老者智慧的处世之道。

家门口侧对着元宝山,这是老人为这座山取的吉祥名。向西便可望见漫漫海水,似乎淹到天边去了。黄昏,夕阳红得如熟透的柿子,在家门口的文旦树影后悄悄颤动。对面有一块小田地,小时候,我饶有兴趣地购置牡丹花,人小力薄,却最爱莖上花,扛着小锄头开垦属于自己的花田。

春初播下种子,每天放学我都要拨开土瞧瞧,看到深棕色的种子浅浅地浮在上头,又轻轻地把土盖回去,憧憬着待到满园春色时,周边的老奶奶都会跑来稀罕地围观。高兴不过半月,在我上学的时候,土地被翻新,旁边摆了粪桶,一个叫秀花的老妇人竟然穿着丑陋的橡胶防水鞋在我的花园里踏来踏去。不出意外,秋天收获了一堆排青葱的小白菜,它们挨挨挤挤地夹在缝里,或高或低地长着。收割那天,她满脸堆笑地送了些菜到我家来,我气鼓鼓地把它扔了出去,在田里撒泼,结果被母亲结实实地打了一顿,哭着睡着了。

再大些,奶奶散步捡回路边绿化带中快被水泥掩盖而死的红花檵木。我不以为意地把它种在后院里,叶子病恹恹地趴在墙根边,有一口没一口地喘着气。漫不经心地浇上水,未承想有朝一日它会长到二楼,在清明前后满树绚烂。

我没想到的事太多了,每年文旦开花,整棵树上像缀满了带翅膀的小天使,其中藏匿着黄嫩的蕊,遮住庭院四分之一的天空。下雨时,花,啪嗒啪嗒,地落下来,丝毫没有零落成泥碾作尘的柔弱,而是带着重量与地面来了一次久违的会面击掌。结了果,我跳起来拿棍子打落一个个文旦,和家人唠背谈天时评价着今年的文旦不够清甜,其实每年它都是不如市场上买的甜。我们会剥好了,送到周边的老人家里去。周围都是老人,其他年龄段的人都搬到铺着坚硬水泥的大马路边去了,哪里愿意留在青石板的古旧里。那些老人总爱倚墙坐成一排或一圈,或打着长条牌乐呵,或迎着晚霞的余晖面对老去的

彼此,说着细碎的日子,谈着遥远的明日。我来了,她们别提多欣喜了,刀刻的褶纹堆在一处,左挤右挤给我腾出半个屁股的位子,一人一手臂把我架到石凳上,我们隔代两辈融洽地尝起来,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他们年老时对于亲情的渴望的小小满足。

可岁月还是不可抗拒地流逝,甚至有加速奔走的趋势。衰老在那些老人的脸上越发嚣张,好几个老人已经卧病不起了。家门前的文旦树蛀了满身虫,叶子抽得越发费劲,外层树皮经鸟停靠一下便簌簌落下。终于有一天,爷爷狠心伐倒了它,伐倒了从我出生便伫立于此的老树。它被肢解,送给东家西家的老人做柴薪,在炉灶底下发出微弱的噼啪声,作为生命归去的最后一次发言。在残余的树枝上,我们拉起尼龙绳,晾起衣服来,不久,我看着园里齐腰长的荒草,抱怨秀花为什么没有积极来种菜,我已经不怨她了。过了好几个星期,听老人说她中风了,整个人瘫在床上不能自理。我独自站在园前发愣,老一辈的人对土地总有不可言明的深情。那么坏的老女人曾经抢我的花园,一人挑起两桶粪肥,健步如飞,看着萌萌的芽儿嘴都咧到耳朵边上了,怎么就被岁月击垮了,把她打得不能动弹,放弃了自己的宝贝呢?一瞬间,几许眷恋涌上心头。

有人说老人如同植物,生长着植物的根须,有了大地的从容。而我则像只动物,在寂静与沉稳间跳动,他们瞧着我像找到了过去,我瞧着他们像窥到了未来

就继续在黄昏里看夕阳无声静默掉落,不再被文旦树笨笨地钩住,如期而至地跌进这片小村庄里。而我在缄默的岁月里看着他们缓缓枯死,我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离去,他们只是寻找到了另一种名义,重新生活着

生命于此温厚安适,寂美平凡,也教人寻味

小村无所有,聊赠一份情。

市三中东部校区龚铮点评:播撒一把种子,憧憬满园春色,是对生命的热爱,因为撒泼而被母亲揍,也是因为对生命的热爱,种植几近死亡的红花檵木,分享确乎不算太甜的文旦,同样是对生命的热爱。而文章如果仅仅写这些是不够的,小作者终于亮出了真正的写作对象:青石板的古旧里,那些被岁月逐渐击垮的老人,如同文旦树被虫蛀倒,如同夕阳静默掉落。这样,立意瞬间提升。而更可喜的是,作者并没有太悲观,而是感悟到温厚安适和寂美。

秋

存志外国语学校七(1)班 柯雨晨

悄悄地,她来了。她带着金黄的画笔,带着饱满的庄稼,带着凉爽的和风,秋姑娘带着无边的盛景,向我们走来了。

秋风到处,菊花盛开。菊花真是一种聪明的花,她自知自己没有牡丹的艳丽,没有桃花的芳香,便选择在秋天这个特殊的季节怒放,独自傲立。那细细的根茎为这次开放沉淀已久,用自己细小的身躯开放出了最独特的美丽,直到凋零,永不低头。

秋风到处,金黄渲染。微风吹过,稻田中涌动着金色的麦浪,与夕阳西下的黄昏晕成一片。流沙般的浮云在空中缓缓地流动,渐行渐远。春天播种,夏日顶着烈日耕耘,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尽心守护庄稼的农民伯伯,望着那一望无际的麦浪,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秋风到处,落叶翩翩。凉风拂过,金黄的叶片随风飞舞下来。她知道自己的生命将在这一刻结束,便用尽全身力气参与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场舞会,像身披金沙的天仙子一般,带着她的一抹金黄降落在生她的土壤上。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

秋风萧瑟,秋雨滴下。今年的白露,教室内坐着上课的我们,教室外下起滴滴秋

光的力量

市三中七(3)班 徐苏杨

两个人对坐着的影子贴在地上,被落日笼罩的课桌上躺着一支红笔,还未盖上笔盖。江老师的脸一半在光里,拿着我的这张卷子,她的眼睛盯着那一道题,眨动的睫毛闪闪发亮,跟球从左往右转动着,乌黑的瞳孔倒映着鲜红的试卷,我不禁惭愧地低下头来。

桌上的笔不见了踪影,我再次看向她,只见她眉头一蹙,用笔尾挠了挠头,又用笔尖对着被画花了的题干的每一个字,缓缓向右移。她继续读着,我脸上的泪痕已被余晖抹去,桌上的光线越来越亮

我挪了挪凳子,坐到江老师身边,她拍了拍我的手臂,便开始在原卷上为我画起了草图。她握着那陈旧的红笔,笔尖在纸上翩翩起舞,对着手心位置,一团削瘦的轮廓不停地动着,光影中,骨骼清晰,周围一圈的线条早已模糊不清。眼睛的余光更近地注意到,江老师手上浅浅的纹路一条又一条,纵横交错,手背中央还能看出凸起的紫青静脉。只清晰地记得,她的大拇指上有一块圆形深黄的老茧,用力落笔时指甲边泛白。江老师把我画好的一幅图重新修正了几点,她从起始到末端描直了整条线,又重新把数据标完整,甚至把重叠的每一处都再描一遍。最后一条线,红色渐渐变淡了,不知不觉,脊椎上已散发一点酸痛感。

我靠着江老师,又觉得温暖不少,她那发光的轮廓刻印在心中,燃起了我的信心。我认真真地听完了老师的讲解,她的描述清晰又易懂。我满心欢喜望向她,拿起笔勇敢面对难题。

江老师像一束光照进我的生命中,驱散了黑暗。那一刻,我便想要靠近光,追随光。

市五中赵佩蓉点评:作者颇有匠心,开篇将师生置身落日的光晕中,烘托出江老师耐心为我讲解题目和我认真聆听教诲的温馨场面。篇末,由实而虚,讴歌江老师像一束光帮我驱散了黑暗,升华了主题。

海上

市三中七(13)班 沈钰莲

竹竿制成的围栏轻轻地在水上晃动,一片黄色的海水,一条长长的堤坝,还有一排排风车,单调却不失美感。

东海塘的美与其他景点不同,若粗略一看,只有那淡黄的海水肆无忌惮地拍打着成堆的礁石。那礁石满身都是深沟浅窝,坑坑坎坎的,倒像是块已发酵的柔软的面团,不知被谁捏成这般怪模样。许多白色的贝壳,弯弯绕绕地依附在黑色的礁石上,仿佛为礁石点上了几朵小白花,好不可爱!渔妇们带上小桶,用钢勺寻找着大海的馈赠,或挖下观音手,或撬开牡蛎。

远处渔船的身影若隐若现,那银色的光芒是鱼儿吧,一闪一闪的,可新鲜哩!浪花伴着海水向礁滩推来,带来了许多螃蟹,却与餐桌上的大有不同,只有了点点,仿佛一口就可以塞下。这可不是用来吃的,顶多把它们抓到海岸上比赛哪只爬得快,或给小螃蟹绑上绳子,像人家遛狗似的牵着走,这也是个乐子。

山环绕着海,海拥抱着山。都说这里是鱼米之乡,不错的,浪花轻轻地抚摸着海岸风车,风车不停地随着海风旋转,海风撩起发丝。此时,你只需细细品味海风中独特的风味与清凉。那石缝间的细沙,在阳光的照耀下发出闪闪的光芒。天海相融,春江潮水连海平,我大抵是体会到了。海鸥低飞,就像精致的舞台上演员,显得更加富有诗意。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说的不就是眼前之境吗?

天上的风飘飘悠悠,地上的孩子活蹦乱跳。东海塘没有了早先的宁静,带来欢笑与追逐,更加有活力了。瞧,一大堆孩子在沙滩上尽情地嬉戏,伴着海的轻抚、风的低吟,世上的美好安宁都不过于此吧!

大溪四中卢群芬点评:淡黄的海水、白色的贝壳、小小的螃蟹、天上的风车、旋转的风车,还有手拿钢勺的渔妇、活蹦乱跳的孩子们,组成了东海塘独有的风景,让人印象深刻。建议修改一下题目,做到文题照应。

风景

市三中八(7)班 王晨玉

外婆又带东西来了。

以前上小学时,开车去外婆家要三十多分钟,可外婆依旧两周过来一次,不为别的,就为了给我们送十几个土鸡蛋。这都是外婆自己养的鸡下的蛋,外婆攒下来自己没吃几个,倒全带给了我们。用她的话说就是:你们还小,要多吃鸡蛋好长身体。外婆都老太婆了还吃什么鸡蛋啊。十几个拳头大小的鸡蛋在红色塑料袋中挤在一起。拎着袋子掂一掂,那堆鸡蛋仿佛要掉出来。

现在离得近了,外婆来得更加频繁了,少则一周一次,多则一周两三次。

周末,外婆是肯定要过来的,拎着她的大竹篓子,满满当地装着刚从地里拔下来的小青菜,水嫩嫩的,底下带着潮湿的泥土。在阳台冲洗时,只敢轻轻地拿着,生怕一用力,就把这翠生生的叶子折了。

我和妈妈在阳台洗着菜,外婆也没闲着,通常是拿把扫帚,就打扫开了。即便妈妈平时也会打扫屋子,但一经外婆之手,地板、墙壁以及物件们都就彻彻底底地换了副新面貌。我弟弟平时不知去向的奥特曼与小车也都从墙角旮旯里钻了出来。

就算平时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外婆也会带菜过来,往往是打个电话给妈妈,把几个红袋子挂在门把手上。回家时一出电梯,看到红袋子便知道是外婆来了。

外婆有时还会带些其他东西来,像蟹啊,鱼啊,虾啊什么的,看到好的便买下来给我们送过来。妈妈对买菜并不上心,可以说,外婆的菜占据了我家日常供给的主要部分。要是哪周外婆没带菜过来,可能便只有挂面吃了。一袋袋沉甸甸的菜,吃进嘴里,也融进我的心里。

市三中东部校区龚铮点评:外婆又带东西来了。开头简洁,八个字独立成段,但一个“又”字,引出了下文外婆给我们一次次送鸡蛋,送青菜,送蟹,鱼,虾等,字里行间是外婆满满的爱,很有生活气息。文章并列式的结构画面稍显平淡,内容与题目“风景”也稍欠联系的语句。

秋的标志

培根镇中学八(2)班 潘涵薇

每个季节都有一个属于它的独特的标志。一嗅到香甜的桂花味,就知道秋天来了。

我家前面,三排桂花树整齐地排列在绿坛中,像一位位战士在训练场站立,也好似大地举着一把把火炬。轻风拂过,桂花又像一位柔弱的女子,仿佛要被吹走似的。站在其他树旁,更显她的娇小了。翠绿的叶子,小巧的橘黄色花边帽子戴在她的脑袋上。近看又似橘黄色的花形发卡别在发间,仿佛一个活泼而富有朝气的少女。桂花有四瓣光滑的花瓣,她们有的朝我,咯咯地笑,有的却害羞地一直低着头,惹人怜爱。她们是一个团结的大家庭,一起酿造出浓郁又清新的桂花香。放学经过时,一闻到桂花香,疲惫立马被赶走了。几只灰不溜秋的鸟儿停留在她的手臂上,莫非也被这花香吸引了。

家门前金灿灿的银杏也是秋的标志。秋来,银杏换上金黄色的铠甲,笔直地站立着。粗壮的褐色枝干顶着金黄的扇形叶,这儿一簇,那儿一簇,像天边绚烂的云彩。清晨,一缕缕阳光洒在银杏上,小扇子变得透明,树身仿佛被镀上一层金边,看得我不禁心生温暖,那里一定是通往仙境的路途吧。金叶子在微风轻拂下,奏响轻柔的“沙沙”的乐曲。沐浴在金色的落叶里,欣赏着乐曲,不知不觉便沉醉在这唯美的画中了。

除了家的附近,外出也时常可以看到秋的标志。

抬起头,金色的“大山”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站在梯田中,一排排金色楼梯似的稻谷仿佛通往天边。金黄的稻谷与绿色的山间隔着几栋房屋,深绿的山、天青色的山连绵起伏,与纯白的天、缥缈的云雾相衬,犹如一幅水墨画。耀眼的稻谷是人们丰收的奖状,一株株稻谷连成一片,仿佛金黄色的海洋,稻穗沉甸甸的,垂着头,在等着人们收割。

黄昏,赤红色的云霞披着一件梦幻的纱衣,犹如一位新娘,爱着她的新郎。天空,亦如我爱着这世界。每个季节都有属于它的标志,每个季节的标志都是独一无二的,才有了丰富多彩的世界,世界不能缺少它们。人也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优缺点,多彩的世界不能缺少性格迥异的人。

市三中陈海亮点评:秋的标志是桂花味、是金灿灿的银杏、是稻花香,小作者很善于寻找有关“秋”的意象,语言细腻,比喻、拟人手法应接不暇。文章结尾处由季节的独特性联想到人的独特性,让人眼前一亮。如果结尾段在人的特性的描写中能再融入“桂花柔美,银杏灿烂”般的人,会使得文章结构更紧凑,呼应更强。

明月来相照

松门镇中学八(5)班 朱亦轩 指导老师 林茹华

老街上上一抹月色,却也透出一股风韵。

题记

月色如水一般空明,冲刷着老街的木屋,斑驳的木板竟也反射出閃閃银光。寂静的夜空偶尔飘过几丝残云,却听见三轮车的嘎吱声响起,和着爷爷的喘气声,汇成一支交响曲。

嘿,老朱,又带孙子出来玩啦。那家机修店的老板站在门口,放下手中的扳手,脱下漆黑的手套,擦着额头上的汗,向我们打招呼。街上有木板屋,也有新建的铺了瓷砖的房子,门店招牌闪闪发亮,很是耀眼,却显得有些不相称。

手机店灯火通明,照亮了月色下的老街。远远望去,药店门口的长椅上,坐着一排老人,他们聊着家常,喋喋不休。

爷爷继续向前骑着,唧唧唧唧的声音成了月夜中的一首乐曲。我抬头看月色皎洁,像一层轻纱笼罩在老街上,又像夜色中蹦出的几个音符。凉风习习,吹着老街的房屋,吹着老街的石头路面,吹着老街上的人。

远远地,看见斑驳的石头显示出岁月的痕迹,狭窄的小巷里还听得见人们洗沙的声音。明月照耀下的老街,显得古老,但又焕发出无限蓬勃的生气。这是一幅多么优美、和谐的画卷啊!

画过境迁,而我也成为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今年的中秋,我又与爷爷一道出门买菜,不过这一次,不再是爷爷载着我了。

老街还是原来的样子,不过多了一些新生的建筑,书店像坐落在街上的庞然大物,敞开的大门似乎散发着幽幽墨香。人们起得老早,各忙各的活儿。药店门口还是坐满老人,但似乎多了一些什么。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部手机,开口便是“我儿子昨天教会我怎么用手机了”或是“我女儿昨天跟我视频通话了,还给我从网上买了东西呢”。有的老人仪态端庄,戴着眼镜,津津有味地看着手机里的越剧,我的外公便是其中一员。

路过一家烧烤店,慈祥和蔼的老板娘正仔细地擦着店门。看到这家店的招牌,我就有无穷的回忆。小时候,爸爸妈妈经常带我来这里吃烧烤,后来几乎不来了,不是因为不想,而是因为有了外卖。

回到爷爷家中,我们放下东西,开始干各种活儿。这间石屋已有几十年历史了,是爷爷当年一手砌成的,朱红色的大门漆过多遍,门前放着我从小坐到大的几张木椅。

那天晚上,本是圆月当空,但拔地而起的高楼像是屏

放下,是最美的行囊

市三中东部校区八(3)班 邱怡轩 指导老师 龚铮

忘掉所有的不愉快,卸下沉重的包袱,才能在名为人生的旅途中越走越远。这是我的领悟。

小时候,我曾经一度讨厌我的班主任,认为她十分霸道,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就作出一些班主。那是一次期末总复习测试的订正课,放学铃已响,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去讲台旁排队,早点订正完,早点回家去。我也急急忙忙地抢了一个位置,不前不后,卡在中间。排在后面的同学焦躁不安,足有半个教室长的队伍就像一条扭动的蛇一样。几个已订正好作业的同学从我前面穿插过去,又有几个顽皮的男同学推拉着,突然,我从队伍中被甩了出去,一个男生迅速挤在我的位置。我自然不愿接受这个事实,努力着想挤回去,回到我原本的位置。

就在这个关头,坐在讲台前的班主任突然喊话了:挤什么挤?不要插队!插队的同学自觉到最后去。刚刚喧闹的、躁动不安的队伍瞬间安静了下来,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我高兴地想,终于不挤了,我可以回到我的位置了,便努力将半个身子挤进队伍。

没等我有一下步行动,一个东西砸在了我的头上。我低头一看,一个粉笔头静静地躺在地上。班主任充满怒气的声音响起:你挤什么挤?给我站最后面去!

一刹那,所有人都望向我。班主任怒视的目光让我害怕,同学们的目光让我难受,窃窃私语的议论让我丢脸。我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永远不要面对这一刹那。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我站到了队伍的最后面,后背感到一阵阵灼热,眼泪不自觉滚落下来。

逃完作业后,我几乎飞一般地逃回家,冰冷的红笔在作业本上划出一个又一个圈,就像衣服上的泪渍一样。那几天,我总垂

障,隔开了我们和月亮。我不禁想到,现代城市里的楼房越多,离月亮的距离就越远。都市的灯光早已把明月挤压为昏黄一片,明月照样从海上升起,但此时的都市里,投射过来的只是高楼斑驳的影子。依稀看见月光洒在门前的河面上,闪闪发亮。老街依旧安详,仍然被月光笼罩,但那些木板屋竟有了危房的名称,走进巷子里,鲜红的“拆”字令人心惊。转角处的手机店因电线老化起火而毁掉了,空洞洞的,像是老街上的一个大窟窿。残留的一片木板仿佛在哭诉着岁月的沧桑与艰辛,可无奈话与谁听?我仿佛成为被月光遗忘的人。露珠里闪烁的月光,池塘里静影沉璧的月光,小河淌水亮汪汪的月光,床前照影的月光,地上凝霜的月光,还有月光里睡着的老街,田野里被月光牵动的蛙鼓虫鸣和枝枝叶叶,被月光吸引出门的人似乎都成了古老的回忆。

明月从未改变,每年都照着这个古老安详的地方。如今当我再看老街,彼此之间却已有些许陌生,明月刚刚露出半张脸,一转身又躲进了薄薄的云层。我轻轻抚着老街的墙,不敢用力,怕惊扰了老街,惊碎了它的梦。

现在,月光又溢满天空了,沉沉的蔚蓝似乎在隐隐发出银子的光亮。我迷失在月光的声音里,凝望着沉睡的老街和远处的田野,月光似乎也被月光溢满了。梦里有我的童年,有着乡村淳朴的气息,有着人们的善良热情。当姐姐从外面回来,途经老街时,一种久违的感想涌动全身:真的到家了。

而现在,一切都变了,纵使我也极不愿看到老街这么老去,却也只能生叹,任凭高楼大厦取代它们,击碎老街的梦。老街的辉煌已成为过去,但我的梦里,它仍是月色氤氲的模样。老街像是一本满贮情与爱的大书,翻开任何一页,都会找到生命的温暖。

市九中陈海洋点评:文章脉络清晰,通过以前透着风韵的老街,逐渐被高楼大厦取代,展现岁月的沧桑与艰辛。文章情意绵长、精美细腻,含蓄的结尾耐人寻味。

在母亲的开导下,我终于将伤痛放下。渐渐长大,我发现这确实微不足道,其间,多少伤痕被我抛之九霄云外。因为我懂得,放下,是最美的行囊,只有放下,才可以走得轻松,才可以走得很远。

市三中陈海亮点评:开篇点题,引出“放下,是最美的行囊”的话题。小作者从生活中的“插队”小事入手,切入点小,情感真挚,并通过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活动描写等刻画出情绪的变化,一波三折。但遗憾之处在于本文的重心太过落脚于“放不下”给我带来的负担,而“放下”的过程转变太快,不够自然。放下后的所感才应该是本文的重点。

